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



语言理解与认知

(修订版)

崔希亮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

语言理解与认知

(修订版)

崔希亮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理解与认知(修订版) / 崔希亮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6. 4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0997-1

I. ①语… II. ①崔…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335 号

语言理解与认知(修订版)



著 者——崔希亮
责任编辑——吴耀根
特约编辑——周 萍
封面设计——仲昭宇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cwen.co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9.5

字 数——32 万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997-1/H·64

定 价——5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前言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各地出版社纷纷推出了一些语言学丛书，对汉语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显然，作为一套新的语言学丛书，要想在前人基础上更上层楼，就必须要有新的突破，关键是主题定位和作者选择要切合当前汉语研究的主流和热点，具有示范性和时效性，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产生导向效应。

主题定位指的是汉语研究理念应该立足什么学派。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大潮的兴起，学术研究开始复苏，语言学也不例外。但当时的汉语研究停留在传统研究的框架，很难有所突破。有的学者曾试图借鉴从西方语言提炼出来的形式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描写、分析和解释汉语，事实证明不可行。因为西方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标记，属于“形合”类语言；而汉语有其独特的个性，属于“意合”类语言。直到近二十年，学界从国外引进了功能学派新兴的理论和方法，即认知语言学，汉语研究才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因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更适合以“意合”为特征的汉语。因此，本丛书将定位确定为展示基于认知语言观的汉语研究成果以紧密切合当前汉语研究实际。

主题定位明确了，选择作者很重要，丛书要有特色，在这方面要有突破，不能论资排辈，而要破除门户之见，一切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推出一套有价值的丛书。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选择作者时依据如下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作者为年纪在50—60岁上下的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界有影响，能与时俱进，目前还在带学生、搞研究、发论文的。这样的学者研究成果既有权威性，又有成熟度，能让学

界信服。第二,作者限于大陆本土,境外、海外汉语学者的研究成果暂不考虑(拟另出专辑)。这样能让大陆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充分亮相,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第三,作者主要从事汉语研究的,外语学界学者的成果暂不考虑。这样可以避免单纯介绍国外理论、脱离汉语研究实际的倾向。第四,作者的专著必须具有原创性,是独立的系统研究成果,不是主编他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是铺排罗列的自选论文集。在广泛征询学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获得了比较一致的推荐名录,经过与作者的直接沟通,并妥善处理相关版权事宜,最终确定了七位作者的七本专著,构成了这套丛书。“七”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常数”,似乎暗示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某种“密码”,我们推出的第一套丛书就正好落实了七本,这也许预示着什么特殊意义吧!

该丛书的七本专著各有特色,从主题选择到内容组合,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加以推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教授的《语法六讲》,是作者近些年来在国内外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所做的演讲报告的汇总,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第一讲呼吁汉语语法研究必须摆脱印欧语的眼光,这是当前汉语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二讲阐释“摆事实和讲道理”,以此作为语法研究方法的示例;第三讲论证为什么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展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破”和“立”;第四讲讨论“说,还是不说?”提出了虚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五讲解析“语法隐喻”和“隐喻语法”,将隐喻提升到句法层面加以考察;第六讲解释为什么要研究语言中的整合现象,借鉴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的整合现象做了全面展示。该书涉及的论题都是作者对汉语研究的思考和尝试,属于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层面,尽管某些具体的结论、观点还可以进行学术争鸣,但毫无疑问,作者提出的研究理念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统摄性的现实意义。摆脱西方语言体系的束缚,解放思想,创新理念,立足汉语事实,构建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言体系,正是当前汉语研究者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北京其他四位学者的研究,也许由于地缘和业缘关系,形成了某种互补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还有两位学者的专

著收录进本丛书。张伯江教授的《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集中探索句式内部的语义关系,论述了施事和受事的语义和语用特征、与施受有关的句式语义问题、篇章信息与句式语义等论题,并对理论方法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如果说张伯江教授的研究立足于汉语的句式范畴,那么张国宪教授的《现代汉语动词的认知与研究》则立足于汉语的词类范畴,集中探索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及语用属性,论述了与动词相关的韵律与功能的互动(即汉语动词的音节与句法、组配、语用的关联及其单双音节的功能差异),借鉴动词配价理论考察了与汉语动词有关的配价分析及其方法思考,并集中探索汉语句法位置的语义因素,提出了句位义的重要概念。北京语言大学也有两位学者的专著入选。张旺熹教授的《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重点选择“把”字句、“连”字句、重动句、句法重叠、介词衍生“V着”结构等重要句法现象,围绕句法的认知结构展开研究,旨在探求汉语句法的语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强调特定句法的语义结构来自人们把握外部世界的某种认知方式。如果说张旺熹教授是从人们话语“编码”的角度来考察汉语句式,那么崔希亮教授的《语言理解与认知》则是从人们话语“解码”的角度来考察汉语句式,解释人们语言解码机制中蕴含的认知动因,论述了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语法的形式与意义、汉语语法的认知研究等论题,并探讨了语法研究的方法和立场。

上海两位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南方的风格,共同特点是研究对象集中,成果颇有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吴为善教授的《构式语法与汉语构式》,借鉴 Goldberg 创立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以作者多年来探索汉语构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典型示例解析的方式,对汉语构式及其承继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释。除了“绪论”“结语和思考”之外,分别对汉语构式的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和解释。内容包括:(一)概念整合与框架构式;(二)构式原型与扩展承继;(三)句法同构与多义解读;(四)构式赋义与话语功能;(五)语用心理与语境适切度;(六)参数变量与构式变异。复旦大学刘大为教授的《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引入了当代认知科学的理念和研究成果,对传统修辞学中认知相关的辞格进行

了重新审视。作者认为不可能特征是从语言性质过渡到深层认知心理的关键概念,为此该书引入了认知心理研究中原发过程和模式识别的理论,进一步从相似关系、接近关系、自变关系和有无认知的介体几个因素出发,论证了不可能特征的形成以及辞格在认知上的三种类型:比喻、近喻和自喻,并将它们作了一体化的处理,展示了认知性辞格是如何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直觉和创造性想象中得到实现的。

综上所述,虽然各位学者的研究都立足汉语事实,但由于选择角度不同,考察重点不同,使我们能从不同的侧面来领略汉语的特点,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不同中感悟到某种同一性,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况味。这是因为虽然研究的角度和重点不同,但都是基于认知语言观的研究成果,渗透的理念是一致的。

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我们投入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经历了规范的程序和运作,但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学界同仁谅解,并不吝赐教。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 | 1 |
| 第一节 语言交际能力与话语的会话含义 | 1 |
| 第二节 话语的潜台词与交际策略 | 13 |
| 第三节 汉语“连”字句的语用分析 | 18 |
| 第四节 “连”字句的多重语言信息 | 34 |
| 第五节 从“连—也/都—”结构看语言中的关联 | 43 |
| 第二章 语言的形式和意义 | 53 |
| 第一节 并列式双音词的结构模式 | 53 |
| 第二节 汉语四字格的平起仄收势——统计及分析 | 65 |
| 第三节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时“的”字隐现问题 | 72 |
| 第四节 “把”字句和“将”字句 | 81 |
| 第五节 汉语“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 | 98 |
| 第六节 动词的语义、配价及论元之关系考察 | 109 |
| 第三章 汉语认知研究 | 138 |
| 第一节 空间方位关系及其泛化形式的认知解释 | 138 |
| 第二节 “在”与空间方位场景的句法表现和语义映射 | 150 |
| 第三节 空间方位关系的类型学考察 | 167 |
| 第四节 汉语空间方位场景的态与论元的凸显 | 181 |

2 ① 语言理解与认知

| | |
|-----------------------------|-----|
| 第五节 汉语方位结构“在……里”的认知考察 | 194 |
| 第六节 介词“向”的事件结构分析 | 209 |
| | |
| 第四章 语法研究的方法和立场 | 250 |
|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透视 | 250 |
| 第二节 试论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接口 | 260 |
|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 272 |
| | |
| 参考文献 | 291 |
| 后记 | 298 |
| 修订版后记 | 301 |

第一章

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

第一节 语言交际能力与话语的会话含义

1.1 引言

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个大的门类。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规划、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就是语言教学问题。而语言教学不能不关心语言能力的问题。

语言教学包含许多可变因素,如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法、教材设计、教学环境、培养目标以及教学手段等,在教学实践中,这些因素可以随时调整。但是有两个原则是不会变的:一是语言教学不应该离开对语言的分析,离开了深入细致的语言分析,语言教学就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个原则是对学习者来说,语言交际能力的高低是评价学习成败的重要标准。因为不管抱着什么目的,学习一种语言就是要利用它来进行交际。交际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它既是学习者的成绩单,又是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的阶梯。而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又必须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当然,语言分析有许多方法和手段,我们认为语用学(pragmatics)的方法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手段在语言教学中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点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的。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套形式体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套意义体系,而形式和意义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都关心意义问题,可以这么说,语义学所做的工作是

对语言符号的意义进行刻画,包括符号本身的意义和符号组合的意义(G. Yule, 1985),这里的意义指的通常是符号的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而语用学所做的工作是对说话人的意思进行刻画,这里的“意思”指的是话语的含义(implications)。对会话含义的预测和理解是语言交际中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有文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语言交际能力涉及到言语对策能力,而言语对策必须以说话人的会话含义为根据,因此,话语分析的结果对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是会有帮助的。

1.2 语言交际能力

1.2.1 简单回顾

语言交际能力是一项综合的能力,涉及语言交际的好多方面。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论者对交际能力问题有过讨论。语言能力不等于语言交际能力(Petr Sgall等,1986),语言能力指的是语言结构方面的能力:如语音结构能力、词汇结构能力和句法结构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指的是运用语言的能力,包括篇章修辞能力(textual rhetoric capacity)和人际修辞能力(interpersonal rhetoric capacity)(Leech, 1983)。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是怎样相互理解的(邢公畹,1986)? 有哪些语义的和语用的问题(常敬宇,1986, 1990)? 交际中有哪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张占一,1990)? 关于语言交际能力和语言教学的关系也有人曾经论及(盛炎,1990;卞觉非,1990;于丛杨,1990)。以上这些研究都富于启发性,大家都认为交际能力是一项重要指标,但是交际能力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怎样才能提高交际能力,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还有讨论的必要,而且应该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

1.2.2 讲、述、谈、说

语言交际行为(speech act)包括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反映在教学安排上一是听说,一是写作,合起来称作听说读写训练。口头交际虽然说的都是跟说话有关系的事,但是说话跟说话之间还是有分别的。我们把口头交际行为分为讲、述、谈、说四种,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分别常常可以在语言结构这个层面上体现出来。有人(Dirven, Goosens, Putseys and Vorlat, 1982)曾经对英语的 speak, tell, talk 和 say 进行分析,指出了这四种口头交际行为之间的差别。这项研究还特别考察了 speak, tell, talk 和 say 在交际中的具体情况,并对它们进行了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分析。

讲是正式的口头交际行为,一般来说,讲是有准备的。而且,讲通常是有听众的,但是在讲的过程中一切起承转合都要讲话人自己控制,不像谈话时有谈话对手的言语暗示或者帮腔儿。讲的能力是成篇表达的能力,比如演讲、讲课、作报告、新闻发布等等都是正式的成篇发言,话语片段之间有很多联系和照应(coherence and anaphor),可以说,讲的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最高层次。

述是陈述、复述,述的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说话人只需要把一件事陈述明白,或者把一个道理阐述清楚,把必要的信息传达出来。复述训练是培养陈述能力的好方法。

谈是谈话、对话,它是口语交际的第三个层次,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层次。因为谈中可以有讲、有述、有说,在谈中,存在着交际双方,且双方不断地变换角色。谈话是一门艺术,同样的意思有的人谈起来娓娓动听,有的人谈起来则味同嚼蜡,又是因为不懂谈话技巧或者误解了对方的会话含义而使谈话过程进行得不顺利,或者使双方感到话不投机,出现冷场。俗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以理解为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谈话场合调整谈话的话题和交际方式,包括内容、风格、语音语调、仪态等。俗语还有“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的说法,就是说会话中要揣摩对方的潜台词,即会话含义。潜台词正是我们所关心的语用问题。

说是一般的口语表达,是口语交际的第四个层次,说可以是简单的重复,也可以是个人独白。说与讲、述、谈的主要区别就是讲、述、谈都是有听话人的,是双向的交际行为,说却不一定非有听众不可。说是个人的言语行为,你可以不断地重复“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讲、述、谈却不能这样。说可以说自己的话,也可以说别人的话,可以说给别人听,也可以说给自己听。

平时不管是讲、述还是谈、说,我们一概称之为说话,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形式有时是不能放到讲话中去的,反之亦然。因此在语言分析或者言语训练中有时要区分不同的口语层次。语言能力的综合成长应该考虑到不同的言语行为。

1.2.3 言语对策能力

语言能力与言语对策能力直接相关。所谓言语对策能力就是较集中的言语技巧,如说明、解释、婉曲、重复、擒纵、转折、穿插、停顿、暗示、开头、结尾、转移话题、铺垫、口头禅等等。言语对策能力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但这还只是就表达方面说的,是说话人中心论

(speaker-oriented),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言语对策能力还应该包括对交际对象话语的理解能力和预测能力,如把握对方的谈话要点、及时归纳分析、准确猜测未说出的内容、领会会话含义等等。在言语行为中,表达和理解是相辅相成的。交际活动瞬息万变,而且又多有外界干扰,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谈话要点,正确领会对方的潜台词,谈话就很难顺利进行,不是谈不下去就是无法收缰。下面是一位外国学生和一位中国老师的对话,我们在引用时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1) 学生:(上午10点,上课前在从教室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正要去上课的老师)马老师!马老师!我病啦。(潜台词:我不能上您的课了。)

老师:(怀疑地)阿里!你又病了?(暗示:这不是第一次了。)

学生:对。天气不好。(不好意思地笑笑。)

老师:(关切地)是感冒吗?

学生:对对对。(急着离开,但不好意思马上就走。)

老师:那就好好休息吧!(暗示:就谈到这里吧。)

学生:老师对不起……(会话含义模糊:对不起,我又缺课了/对不起,我还没说完。)

老师:(回头)嗯?还有事吗?(会话含义:我要上课去了,有事请快说。)

学生:啊?没有没有!老师再见!

这段对话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问题:阿里想赶快离开,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结束谈话,老师的言语暗示他没有领会;老师也急于离开,因为上课时间就要到了,但是阿里的“老师对不起”把他引到了错误的路上去了,他以为阿里又开始了新的话题。第三天上课时马老师又见到了阿里:

(2) 老师:(关切地)阿里,好点儿了吗?

阿里:(忘了生病的事,茫然地)什么?

老师:(放慢语速)你身体好点儿了吗?

阿里:谢谢,我很好,你怎么样?(把老师的关切当成了礼节性问候。)

老师:(奇怪地)我当然很好!

阿里：(突然记起来了，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不错。(会话含义：不谈这个话题了。)

老师：(不满)是啊！所以你来上课来啦！（讽刺。）

阿里：老师，今天讲新课吗？(想改变话题。)

老师：讲。(不愿意多谈了。)

阿里：老师，您理发了？(没话找话。)

老师：是的。(暗示：想结束谈话。)

阿里：老师看起来又年轻又漂亮。(恭维。)

老师：(笑)你真调皮。

这一段对话也有许多交际对策：阿里上一次不上课的借口是生病，可是当老师问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当他意识到自己出了漏洞以后马上想转移话题。这时对话双方都心照不宣。

言语对策能力还包括预测能力。听了上句基本上要猜到下句，因为语言中充满了大量的羡余信息(redundancy)，所以猜起来并不是十分困难。预测主要是对话语会话含义的预测，因为在汉语表达中，重要信息往往被放在话语的末尾，在说出主要信息之前一般都有铺垫或前奏。例如：

- (3) 范小姐对学校派别毫无兴趣，只觉得对孙小姐还有攻击的义务：“学校里闹党派，真没意思(铺垫)。孙小姐人是顶好的(前奏)，就是太邈邈，满房间里都是她的东西(主要信息)——呃，赵先生，对不起，我忘掉她是你的侄女儿。”羞缩无以自容地笑。(钱钟书：《围城》)

当听话人听到“孙小姐人是顶好的”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下面肯定隐藏着——一个转折，而下面要说出来的话才是说话人话语安排的主要信息，听话人也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当然也有猜错的时候，例如：

- (4) 张三：那个人真是……(个小气鬼)

李四：你怎么……

张三：你别误会我不是背后说他坏话上次他请我吃饭还是我掏的钱……

李四：我是说你怎么认识他的？

李四猜中了张三的后半段话，但是张三没有猜对李四的后半段话，所以才有了那么一段没有意义的表白。那么，话语的会话含义到底是什么？

它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1.3 话语的会话含义

1.3.1 会话含义的界定

会话含义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是语用学术语, 它与预设 (presupposition)、蕴涵 (entailment)、推断 (inference) 一样, 都是跟话语的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话语的会话含义是规约意义之外的意义, 属于交际中的“言外之意”, 它是说话人着意突出出来的信息, 也是说话人的意旨 (崔希亮, 1990)。话语交际有三个基本要素: 即说话者 (S), 听话者 (H), 以及交际的背景知识 (K)。在 S、H 与 K 三者中, K 是个变量, 属于语境范畴。会话含义的传达和理解必须依赖语境和合作原则 (CP)。在 K 不变的情况下, S 要把会话含义 I 传达给听话人 H 必须有三个步骤:

1. S 说 P;
2. S 不说 Q;
3. S 意在通过说 P 而传达 Q 意。

P 是话语的规约意义, Q 是话语的会话含义 (P. Grice, 1975)。例如:

(5) a: 你带钱了吗?

b: 我想向你借些钱用。

5b 是 5a 的会话含义。随着 K 的变化, 5a 还可能有别的会话含义。例如:

c: 你要是没带钱我可以借给你。

1.3.2 会话含义与话语的信息中心

一个正常的话语片段一般总是由若干个句子组成, 而一个句子常常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话题 (topic), 一部分是说明 (comment), 句子就是话题-说明系统 (T. A. van Dijk, 1981)。在汉语中, 话题是交际的已知信息 (given message), 说明是话语的新信息 (new message), 话语的信息中心一定在说明部分。

一段话语可以负载各种各样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的重要程度是有等级差别的, 最重要的那个信息就是中心信息 (key message)。例如下例 (T. A. van Dijk, 1981):

(6) I'm in a busy, but tell me your story.

我忙着呢,不过说说你的事吧。

这句话有以下几个意思:

M1: 说话人很忙

M2: 听话人可能有一件事(可能很重要)要对说话人讲

M3: 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尽量讲得简短一些

M4: 说话人虽然很忙,可是还是愿意听对方谈谈他的那件事

M1~M4 哪一项是话语的中心信息呢? 这主要取决于 K(例如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了解、听话人的知识背景、交际的场合等)。M3 或 M4 都有可能是句子的会话含义,如果会话含义是 M3,则 M1 是中心信息;如果会话含义是 M4,则 M2 是中心信息。

有时可以利用对方话语信息的多种可能性,故意改变对方的中心信息,从而改变对方的会话含义。例如:

(7) 法官: 你为什么翻墙进入别人家?

小偷: 大门和旁门都关死了,法官先生,您说说,不翻墙我从哪儿进去呀?

(8) 警察: 你为什么偷自行车?

小偷: 因为我不會骑摩托车!

例(7)法官的中心信息是“进入别人家”,小偷把它转移到“翻墙”上,从而改变了法官问话的意图;例(8)警察的话语中心信息是“偷”,而小偷把它偷偷地换成了“自行车”,这一移花接木的伎俩便彻底地改变了话语的会话含义,使对话转移了预定的路线。由此可见,话语的信息中心与会话含义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要抓住对方的会话含义首先要找到中心信息,要改变对方的会话含义也要首先改变对方的中心信息。

1.3.3 会话含义与双关语

双关语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在结构上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表层,是字面意义,一部分是深层,是隐含意义。一个语言形式兼表两种意义,而且两种意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巧妙。在这两种意思中,隐含的深层意思才是话语的会话含义。例如:

(9) “何珏,烈性酒这么喝要伤人的。”

“老院长,我有海量。”(电视剧:《你为谁辩护》)

何珏的话“我有海量”是双关语,一是指饮酒,是说给大家听的;一是指容人,是说给他的前夫方泊定听的。双关语表达的也是一种“潜台词”,这与会话含义的表达有共同之处。在这里,S说了P,同时也说了Q。而一般的会话含义却不会这么巧,都是S说P,不说Q,但是表达的却是Q的意思。如:

(10) 抢劫者:要钱还是要命?!

这是一个选择问句,但它的会话含义只有一个:“把钱给我,否则要你的命!”这是一种威胁,如果被劫者咬文嚼字,按字面义理解,他可能反问:“是我给你还是你给我?”因为(10)与下例有相同的形式特征:

(11) 主人:要茶还是要咖啡?

双关语可以有两种理解,但会话含义在K不变的情况下却只有一种理解,除非说话人故意模棱两可,叫听话人弄不懂他的真正意图,这时他已违反了合作原则。

1.3.4 会话含义与委婉语

委婉语是一种曲折的表达方法,它与会话含义的表达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言在此而意在彼。在委婉语中,S说P不说Q,S意在通过说P而表达Q意,这与会话含义的表达是一致的,可以认为委婉语的隐含义是一种特殊的会话含义。与一般的会话含义不同的是,委婉语常常带有熟语性或可考据性,例如:

(12) 这三天,他每天都给小孢子吃馍,粥,还搂着睡,还共同在褥子上绘制地图。(为这爸爸打了他)。

(李江树:《被围困的荒原》)

(13) 现在老头、老太太再也不避讳我们了,三天两头,真真假假,不知是妈妈歇斯底里发作,还是爸爸人老心不死,依然是“寡人有疾”。

(韩霭丽:《田园》)

“绘制地图”是“尿床”的委婉语,“寡人有疾”是“好色”的委婉语,它们都已约定俗成,具有熟语性了。

有的委婉语是临时创造的,但它们仍有语源学上的根据,例如: